

大眾知識叢書

30

# 馬爾與唯物論的 語言學之發展

謝徒琴柯著

秦佚譯

大眾叢書

PDG

## 大眾知識譯叢發刊小引

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底文化，乃是全人類文化的最高成就。這種文化建立在新的社會制度的創造和發展的基礎上，建立在勞動人民文化水準的普遍提高和他們在集體英雄事業中的創造性的發揚的基礎上。這種新社會的勞動人民底智慧不僅推引了那產生這種智慧的國土的飛速進步，並且給了全世界一個鮮明生動的榜樣，一個人類前路的照耀。蘇聯底文化給全世界底文化開闢了道路。

因此，接受和學習蘇聯底文化，她底學術上的各種成果，不得不是新中國建設工作中的首要任務。舊中國的反動統治者以羣衆的愚蒙爲其維持統治地位的條件，人民中國却需要迅速廓清這種愚蒙，使進步的政治知識和科學知識廣泛地傳播，然後纔能在建設中提高人民底積極性和創造性；而在目前，靠我國底人力、物力、設備、經驗，一句話，我們底條件還不

能及時編印大量的讀物來供應新中國的需要；所以介紹先進的蘇聯底學術成果，在過渡時期，尤有其雙倍的需要。在這種認識上，我店便刊行了這套「大眾知識譯叢」。

這套叢書是「蘇聯普及政治·科學知識協會」所印行的小冊子的彙譯。「蘇聯普及政治·科學知識協會」這組織，已有好多年的歷史，陸續發行的小冊子不下數百種，都是蘇聯專家學者們作專題講演時特備的講稿。內容涉及各種學術部門，深入淺出，知識水平高的人讀之不嫌其淺簡，水平低的人讀之不嫌其艱深；尤其適合學習時間有限的讀者大眾涉獵各種科學知識的需要。該協會本年度（一九四九年）的出版計劃是發行一百八十種，即平均兩日有一本出版，發行數量又常達數十萬份。在蘇聯，實為深入全國各地，提高大眾科學知識水平的利器；在我國，自也有其同樣的價值。

最後，我們譯印這套小叢書，是想把蘇聯這個普及協會的範例介紹到我國來，希望我國學術界和出版界也能通力合作，創設一個類似的組織。這樣、對新中國的建設將是一個巨大的力量。隨着人民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毛主席在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詞中所講的「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這一預言，才能光榮地實現。

# 目 錄

|   |                   |   |
|---|-------------------|---|
| 一 | 馬爾與蘇聯語言學.....     | 一 |
| 二 | 語言學與唯物史觀.....     | 二 |
| 三 | 語言與思想.....        | 三 |
| 四 | 語言之發展.....        | 四 |
| 五 | 語言學與蘇聯社會主義建設..... | 五 |
| 六 | 蘇聯語言學之現狀.....     | 六 |

聯共（布）中央關於思想理論問題的決議及最近數年來在蘇聯所進行的哲學討論與生物學討論，對立足於穩固的馬列主義基礎上的前進的蘇聯科學是一大大的進步。黨的這些辦法是想保證蘇維埃的戰鬥的愛國主義的精神在思想戰線上的支配權，是想加強蘇聯科學的黨派性及其社會改造作用。這些辦法決定一條道路，未來的各門學問中的前進的科學思想都應當沿着這條道路向前發展。

莫洛托夫同志在他關於十月革命三十一週年的報告中，曾用下面的話來評價生物學討論的意義與作用：

「以唯物論原則為基礎的真正科學同科學工作中的反動唯心論的殘餘作鬥爭，而遺傳學問題的討論正提出了這個鬥爭的原則上的大問題……這個討論指出，唯物論

原則在一切科學部門中都有創造的意義，並應該能推進蘇聯科學理論工作之加速的前進。」

蘇聯的語言學，與蘇聯各共和國及各州民族語文之實際發展是密切相連的，因此，他是蘇聯科學理論工作之戰鬥部分。因此，在這裏應該提一提蘇聯語言學派創始人院士尼古拉·雅各夫列維奇·馬爾(Nicholai Jacoblevich Marr)的一段絕妙的話。他說：「要說語言科學在社會主義建設之理論戰線上不是最必要的東西，那是不妥當的。在巧於運用語言者的手中，語言本身就是一件最大的鬥爭工具。在新世界的建設者的手中，語言應該成為更有力的，甚至是有魔力的工具……。」<sup>①</sup>

蘇聯語言學家應當把莫洛托夫同志關於生物學問題討論的話看作直接對他們及他們的工作而發出的指示。從生物學中的兩派——進步的唯物派及反動的唯心派的鬥爭中，他們應該做出必要的結論，以免把反動的唯心傾向放進蘇聯的語言學。

①「馬爾選集」俄文版第一卷，第二七七頁。

## 一 馬爾與蘇聯語言學

蘇聯語言學的成就與出類拔萃的共產黨學者院士馬爾的事業是緊密相連的。他的名字與最近數十年中俄國科學之天才的代表人物，像門德雷耶夫、巴甫洛夫、卡賓斯基、密秋林、威廉斯、陶庫契夫、齊奧爾考夫斯基等人的名字是列在一起的。

對於前進的蘇聯科學，有一意義十分重大的功績是屬於院士馬爾的：他在辯證的歷史唯物論的基礎上建立新的語言學，建立了語言學的總理論，這理論是與資產階級的唯心論的語言學極端相反的科學體系。

院士馬爾，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進行反資產階級語言學的徹底的鬥爭，堅決的揭穿資產階級語言學之種族主義的印度歐羅巴說。

在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中，我們能够找到很多關於語言學根本問題的文句。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確定人的語言、意識及生活之間的關係時曾經指出，「思想與語言都不能成爲獨立的領域……他們只是實際生活的現象。」<sup>①</sup>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把語言當作思想之直接現實，當作「對於別人存在，因此對於我自己也存在的實在的意識。」<sup>②</sup>在後面這個定義中，馬克思與恩格斯說出了語言的主要作用——人類集團的交際工具。列寧也特別指出語言的這項作用，把語言描寫成爲「人類交際之最主要的工具」<sup>③</sup>。

斯大林在論到無產階級士著語言對工人報紙及工人運動發展之作用時，曾定語言爲「發展與鬥爭之工具」<sup>④</sup>。

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及斯大林的著作中，對於語言起源、語言發展之根本法則、語言對無產階級階級鬥爭之作用、語言對蘇聯各民族文化發展之作用等問題，都已經給了原則上的解決。

①「馬、恩全集」俄文版第四卷，第四三五頁。

②同書第二〇頁。

③「列寧全集」俄文第三版，第十七卷，第四二八頁。

④「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四四頁。

院士馬爾，雖然已經成爲蘇聯及世界上的最大學者，依然聚精會神的去研究馬列主義創始人之不朽的著作，研究馬列主義的社會學說。

馬爾本是舊派語言學的生徒，却因對馬列主義的根本作了深刻而多面的研究，所以能够擺脫了「資產階級科學環境」加在他身上的枷鎖。院士馬爾對衆多的具體的語言學的材作了差不多五十年的研究（從一八八八年到一九三四年），憑藉他所研究的事實，居然能够有系統的、堅決的打破了資產階級語言學家所習以爲常的唯心論的世界觀。但直到十月革命之後，用馬列主義的思想武裝了自己，用馬、恩、列、斯關於語言的衆多的論斷武裝了自己，這時馬爾才同傳統的語言學決絕的一刀兩斷了。

馬爾曾多次講到他自己的政治觀，這個政治觀決定了他十月革命後的全部科學理論活動及全部社會活動。他在聯共第十六代表大會上的演說曾經十分清楚的畫出了他自己的布爾塞維克學者的道路。他說：

「自從十月革命之後，我就盡我力之所能及，與共產黨員同志及氣味相投的非黨分子並肩工作，以幫助規模空前的、革命的、科學文化的建設工作……。

「十月革命解放了一切的勞動者，也解放了其中的、長期困頓於黑暗的唯心論的

俘虜生活中的學者。

「蘇維埃政權協助真正唯物世界觀中一切最勇敢最大胆的研究，他給了科學以充分的自由，在這種充分自由的條件之下，我同一些新的科學工作幹部（共產黨員及堅定的非黨員的戰友）在一起，曾努力發展，並繼續發展語言學的理論，因為我的科學工作是在這門學問中。因為覺悟到脫離政治生活之不可能，所以我就放棄了那個念頭，在日益劇烈的階級鬥爭的時候，我堅定的站在自己科學文化戰線的戰士之崗位上——擁護無產階級科學理論之明白的總路線，並擁護共產黨的總路線。」

院士馬爾這篇演說證明了天才的蘇聯學者對於列寧——斯大林的黨的無限忠誠，證明他能根據馬列主義的理論以完全自覺的改造語言學，證明他在科學研究及教學工作中之黨派性。有一種偽造的意見，說馬爾的思想只是「渾沌的馬克思主義」，說馬爾的方法與辯證唯物論之符合不過是「渾沌的」符合；馬爾這篇演說把這種意見駁倒了。

馬爾十分明白，在我們這個時代中「正進行着一個反已死力量及反唯心論餘孽的巨大鬥爭」，而「這思想戰線上的鬥爭現在正遍及於全世界」①。

馬爾說：當進行激烈思想鬥爭時期，「蘇聯的學者及科學工作者，不能不十分自信的說，蘇聯思想界之全體，不論是科學理論思想界、或是社會思想界、或是政治思想界，都懂得，在這個時候（兩個世界劇烈鬥爭的時候——謝徒琴柯註），一個學者而講中立，就是自殺，就是犯罪。」<sup>①</sup>

就是因爲在思想鬥爭與政治鬥爭中不肯中立，所以馬爾才給予舊的、反動的、唯心論的語言學的全部根本命題一個尖銳的、毀滅性的批評。他揭破舊的語言學如何依賴資產階級國家的殖民政策及種族思想，證明他所創造的語言學的新學說是蘇聯前進的科學觀點之顯明表現，這新觀點和舊的科學觀是決然不能相妥協的。

正是因此，所以早在一九二五年，馬爾在他所寫的那篇「論語言之起源」的論文中就聲明：「要新理論在主要問題上與舊理論調和，如果印度歐羅巴派（譯註）不放棄自己的主要命題，是絕對做不到的。」他又說：「我的本來不多的學生及信徒中，居然有幾個企圖搭橋，我認爲，他們這種企圖十分有害，比大多數印度歐羅巴派語言學家之完全忽視雅弗

①「馬爾選集」第三卷，第九〇頁。

（譯註）即舊理論。

派語言學（譯註）更加有害。」①

馬爾並不否認印度歐羅巴派語言學在科學史上有某些功績，特別在搜集事實材料這一點上。馬爾很公正的說：「印度歐羅巴派語言學完完全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殘餘，這資產階級社會是建立在歐羅巴民族對東方民族之殘暴的殖民政策之壓迫上。」②這位布爾塞維克學者就用這些話揭露了資產階級的印度歐羅巴派語言學全部系統中之階級的、殖民政策的、種族主義的本質。同時，他又利用他所研究的多量的語言及個別的事實，創造了他的新的蘇聯的語言科學的系統。

馬爾既然公開向舊的科學見解挑戰，他自然十分明白，那些舊的反動的唯心論的科學家當然要反對他的科學見解。因此，當鮑里瓦諾夫（Polivanov）一類的、可卑的、反動的、唯心論的語言學家對他加以毒辣的批評的時候，當一些在政治上跟在鮑里瓦諾夫後面作尾巴而科學上又十分無知的「語言戰線派」及其他等人對他加以同樣行動的時候，馬爾雖然不能完全漠視這些批評，却十分冷靜的去應付這些批評，因為這些批評本在他的預料

（譯註）Ja. helic linguistics 即馬爾所倡導的新語言學。

①「馬爾選集」第一卷 第二一九頁。

②「馬爾選集」第三卷，第一頁。

之中。這時，他所注意而又不放心的只是這個問題：「對雅弗說之如此可驚的不了解是從那裏來的呢？」

對這個問題加以詳細的思考之後，他自己作了一個完全正確的答案。他在一九二八年寫了一篇「阿勃哈茲秋季考察報告」（譯註），其中說：

「我聽說，這中間的理由很多。但我所注意的却是那主要的根源。在國外旅行的時候，我會想到這個主要的根源。我清清楚楚的看到，另一社會中的人，不容易、不能十分正確、也不會完全接受我們的思想。我十分精確而又明晰的看到，正如在顯微鏡下一樣，一切理論都是一定社會的產物，語言學也是一樣。」<sup>①</sup>

所以，當馬爾知道，英國下議院議員亞倫（Allen）在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四日的泰晤士報上稱馬爾所創造的語言學說（即雅弗說）為「布爾塞維克主義之科學傳聲筒」的時候，他並不感到怎樣的驚奇。老實講，這位不懷好意的爵士所講的話是離真理不遠的。

（譯註）阿勃哈茲為高加索一自治邦，為喬治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之一部 西歐文字之習慣寫法為 Abasia，但照原文，應寫為 Abkhazia。

① 一九二八年蘇聯科學院學報，人文科學之部，第八——一〇期，第五四八頁。

馬爾十分清楚的覺悟到，思想理論戰線上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早在一九二四年寫的「論雅弗說」的論文中他就說：「不僅在科學方法及論理的戰線上免不了鬥爭，在社會重要問題的戰線上也是一樣……。」<sup>①</sup>

過了幾年之後，他向列寧格勒的大學生們作了一個號召，希望他們參加鬥爭以爭取前進的、蘇聯的語言學。他說，「不要氣餒的退却，不要妥協的調和」，反對一切反動的唯心論的科學及一切反動的唯心論的思想，勇敢的展開堅決的鬥爭。

①「馬爾選集」俄文版第三卷，第三四頁。

## 二 語言學與唯物史觀

馬爾很熟悉於語言實質之古典的定義，熟悉語言與思想之相互關係，深知語言的發展決定於人類社會史上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發展，因為在馬列主義的古典的天才的著作中，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中有這些東西。馬爾曾聚精會神的研究馬列主義的古典的作品，他所寫的論文就是證據。像「馬克思與語言問題」、「語言與思想」、「雅弗說的語言政策及烏德摩爾特語言」(譯註)等等論文，他在寫這些論文時，憑藉着馬列主義的古典著作，很嚴謹的追隨着馬、恩、列、斯著作中的主要思想線索——馬列主義的社會學說之真髓。斯大林的早年著作，「社會民主黨如何理解民族問題」那篇論文中，

(譯註)烏德摩爾特(Oudmurt)爲過瓦河上游的一個民族，語言屬於烏格里芬蘭系(Ugro-Finnic)。

給語言下了一個絕妙的定義，就是「發展與鬥爭之工具」。斯大林又寫過一篇天才的論文，「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其中對語言起源一問題有很好的意見。

馬爾要大家對馬克思主義作深刻而多方面的研究。在他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五日寫給兒子的信中，他說：「想在文學與語言方面作個專家，應當走出文學著作（其技巧、其語言、其內容與其理解）的範圍，走入物質的現實世界；應當認真的研究馬克思主義，不要以為能從學校參考書中學會馬克思主義。」隨後他又提醒他的兒子說，應該能够把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應用到「獨立研究工作中，爲了這一點，應當熟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及其構成與發展。」該信的以下數行特別值得注意：「應當研究哲學。因為後悔當初沒有深入到這一方面來，所以我現在正研究他，當然並不離開自己的專門。無論如何不能夠說：先把材料弄來，先站穩自己的腳，然後再用哲學去配合自己的理論。假若這樣做，必會弄來一些不重要的假材料，放過了積累真材料的機會，以致缺乏主要材料，缺乏最必要的材料。」①

馬爾於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在蘇聯科學院的莫斯科會議上，曾作了一個很好的報

告，題目是「語言與思想」。他在報告中指出，「對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並不是這樣簡單而容易」。他對這學者會議講話時，曾提到列寧在「科學給大眾」那篇論文中所說的話：「我們應該懂得，如果缺乏鞏固的哲學基礎，任何自然科學與任何唯物論都不能堅持一個鬥爭以反抗資產階級觀念及資產階級世界觀復辟的襲擊。」<sup>①</sup>

對於馬爾，馬克思主義又是行動的指南。正是以辯證的、歷史的唯物論的基本命題為出發點，以這前進的世界觀及方法論為出發點，馬爾才建立了他的語言學說。

以辯證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命題為依據，馬爾把語言定為上層的社會思想範疇。他說：「語言·就像美術及一般藝術一樣，是上層的社會價值。」<sup>②</sup>馬爾在「雅弗說」這本書中把這個命題加以具體化，他說：「人類，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之下及一定的勞動過程中，創造了自己的語言；並在新的社會生活形式來臨時，再依照這些條件之下的新思想，去重新創造語言；語言的……一切都是由人類創造的……傳統語言的根子並不在外面的自然界，也不在我們自身，不在我們『生理的自然』（身體）之內部，而是在社會上……社會

①「馬爾選集」第三卷，第一二〇頁。

②「馬爾選集」第二卷，第一〇七頁。